

『真是好樣的』

—遵守勞動紀律的小故事—

天津通俗出版社

編書人的話

一九五三年四月，天津市各企業部門，根據天津市委的指示，進行了較為廣泛的、深入的整頓勞動紀律的工作。這一下作以批評落後表揚先進的方法，在工人羣衆中起了很大的作用；各企業已普遍的樹立了遵守紀律的風氣。但是，鞏固勞動紀律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思想鬥爭過程，需要以各種各樣的方法，經常不斷地對工人進行教育；爲此，編了一些典型事例，編了這本小書。

本書編選的四篇小故事，前兩篇是寫兩位工人怎樣一貫的遵守勞動紀律，帶頭遵守操作法，服從調動，並帶動別人共同前進。後兩篇是寫兩位不遵守勞動紀律的工人，怎樣受到黨、團、工會的教育，認清了工人階級的遠大前途，批判了自己的錯誤思想，在生產上發揮了更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。

這些文章原載在一九五三年五、六月份的天津日報和天津工人日報，我們編選時，曾作過一些補充和修改。

目 錄

- 「真是好樣的」！……………梅青（一）
- 哪兒需要，就上哪兒去……………郎文秀（六）
- 「我保證今後做個好工人、好團員」……………孫卓山、陸煥章（一二）
- 他再不讓人皺眉頭了……………王克忠、劉逸芝（二〇）

「真是好樣的！」

梅青

共產黨員許永錫，原來是天津國營第五棉紡織廠布場保全部的老技工，現在是工長。自從天津解放工廠開工的那天起，他一貫的積極工作，帶頭遵守操作法，自覺的遵守勞動紀律，四年來沒有請過一天假，沒有缺過一天勤。

支持他這樣做的是一天比一天更高的政治覺悟，一天比一天更美好的生活。

許永錫從十九歲就進了裕豐紗廠當學徒，因為他是一個老實人，幹起活來從來不撒滑，所以學得快，早早就成了個熟練的技術工。廠裏那麼多工人，要論技術，就數他高了。可是在舊社會裏，人要老實，技術再好也不管

用，只要那些壞蛋們看你不順眼，你就照常受欺侮。技術不如他的人可以拿一塊二的底薪，他却只有九毛五。不幹吧！一家八口子就得挨餓；幹吧！實在氣人。在那時也只好啞子吃黃連，苦在肚裏，認頭倒霉。

天津解放了，一切不合理都變得合理了。開工不到兩個月，廠裏就調整了工資。許永錫的底薪提高到一元一毛五。感動得老許直說：「共產黨可不埋沒人材。」新舊社會給與老許的不同的體會，使他提高了階級覺悟，幹活就更有勁了。自一九四九年底被接受入黨後，他的工作更積極了，他總想：「現在咱是個黨員，應該站在工作的頭裏，不能讓大夥等着咱。」在黨的啟發教育下，他又認識到自己過去看得還是太近了，努力生產不僅是為了鞏固現在的幸福，也是為了創造更美好的將

來；要實現共產主義社會，就必須把現在的產量質量盡量提高。老許已經認清了工人階級的遠大前途，所以他對自己要求的很嚴格，在工作時間裏絕不浪費一分鐘。他每天都比別人來的早，下班以後，哪怕別人都走光了，他一定要把今天的工作抽查一遍才肯回去。他常說：「工作一個計劃不好，檢查不到，下邊工作就要受損失；自己籌劃好了，別人幹活才會順利。」領導上考慮到他的工作太繁重了，要再找一個人來幫助他，可是他不肯接受領導上的照顧，他總感到自己給人民做得事情太少了。

每天的工作雖然這麼緊張，但許永錫還是開動腦筋，不斷地研究技術，來提高工作效率和改進機器設備。當他發現了市場車間經常發生飛梭打傷人的事件

時，他就決定研究一個新的來代替舊的，經過他四五個月的細心鑽研，終於研究成功了。

在工作中，他總是帶頭遵守操作法，看見別人不按操作法工作，就立刻提出糾正。他耐心的向大夥說：「遵守勞動紀律不光是按時上下班，不無故歇工，還應該遵守操作法和工廠裏的一切制度。」由於他隨時這樣注意操作法和同志們的安全，所以保全部兩年來沒有出過一件責任工傷事故。

有時，許永錫也有個頭痛腦熱的小病，但他只要能堅持下去的就堅持着工作，工友們勸他休息，他總是搖頭說：「只要我躺不下，就不歇工；咱知道，每分每秒鐘都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時間。我歇一個工，就要使國家遭受損失，那心裏更難受。這點小病只要吃點熱呼東

西，好好地睡上一夜，出點汗也就好了。」這些話深深的感動了大家。

許永錫一貫的遵守勞動紀律，帶動了保全部的工友們，工友們在訂生產競賽計劃時，一致提出要向工長老許看齊，爭取出勤率百分之百。出勤率提高了，生產時大家又精神集中，工作效率也就不斷的提高了。譬如過去看平車，四人看一台，質量還差，現在只要三人，質量還好；過去一個修理班九個人還忙不過來，現在每班只有三個修理工，還幹的滿輕鬆，這樣的例子可多極了。

許永錫的優良作風，深深的影響了大家，怪不得在五廠一提起老許，人人都要豎起大拇指說：「真是好樣的！不愧是個共產黨員。」

哪兒需要，就上哪兒去

郎文秀

去年冬天，國營天津第六棉紡織廠進行了「查定」運動，好些人都提高了工作效率，細紗工劉淑敏也從看兩面半車提高到看三面了。這一來，人就有了富裕，這時廠子裏正開辦了學習班，決定調一部分工人去學習。可是，有些人不願去，為什麼呢？一來是這些人思想上有顧慮，他們說學習班是落後分子「改造」班；二來是考慮個人利益，因為在車間裏生產，出多少活拿多少錢，到了學習班，就得拿平均工資，收入要少一點。劉淑敏也是被調去學習的一個。可是她不像那些人似的，淨打小算盤。車間管理員李淑珍對她說：「淑敏，經過『查定』，咱們人富裕了，打算調你去學習，

你有嘛意見？」她回答得很乾脆：「好吧，哪兒需要我，我就上哪兒去！」李淑珍接着說：「就是一宗，學習工資打平均，開錢可要少點。」劉淑敏笑了，她說：「這挺合理，應該這樣！」管理員聽了，拍拍她的肩膀說：「好，那麼到學習班好好的學習吧！」

劉淑敏是青年團員，在上學習班以前，團支部號召團員不光要在生產中積極，在學習上也要起帶頭作用。劉淑敏照着團支部指示去做。開頭，學習班裏有些人學習得不好，特別是一到開錢的時候，就嫌拿的少，鬧情緒。劉淑敏就常常給他們解釋，講道理。她說：「我在十一歲的時候，就到一家私營織襪子工廠裏去倒線，幹一天活累得要死，還餓不住嘴，一句話也不敢說，頭也不敢抬。有一次，資本家來了，我只顧做活，沒有看見

他，沒有向他鞠躬，他就打了我一個大耳光，我的耳朵聾了很久才好。想想那會兒，人家用得着咱咱是個工人，用不着了就一脚踢出去，誰還白給錢讓你學習！再說，咱們國家大建設來了，咱們工人不光要有技術，還要有政治，有文化，這麼好的機會，還不好好學習！」

學習班上了不到兩個月，又發生了一件事情：邯鄲新建設的紡織廠來天津調細紗工，廠裏號召學習班的工人自動報名去邯鄲。

聽說這件事，學習班有些人又嘀咕開了。他們想：「到邯鄲去，路那麼遠，地方又小，人生地不熟，不如在天津好。」有的人說：「反正叫我去，我不去！」

這時候，劉淑敏想的又和這些人不同，她像許多先進工人一樣，心裏想：「這是國家的需要，我應當

去！」可是又一想：「自己早早地沒了爹，娘最疼自己，自己年紀又小，娘是不會輕易叫自己離開天津的。」她思前想後，還是打定主意要去報名：「要好好說服娘，個人利益應當服從國家利益，只要常給娘捐錢、寫信、常安慰着點，她老人家也就高興了。」

於是劉淑敏終於報了名。

劉淑敏報名去邯鄲，經過廠裏考慮，沒有批准。這時候，因為有些人要去邯鄲，車間裏又有些人歇班，所以領導上又決定把她和另外一些人從學習班裏調回車間看車。這次調動，她又像經常一樣，二句話沒說，堅決服從。

劉淑敏原來是看老車的，不但活出的多，工作也省勁。這次回到車間，原來的車給別人看了，管理員對她說：「淑敏，這回叫你看新車，活難做點，你有意見

嗎？」劉淑敏也知道新車都是原來「中紡七廠」被火燒過的細紗車，經過修理裝成的，活就是不好做；可是她一點也沒有猶豫，她說：「好吧，沒有意見，只要工作需要，叫我幹嘛都行！」

上了車一看，一點不假，活就是難做。紗動不動就斷頭，白花一撲楞一大片，這邊還沒接好，那邊又斷頭了，真把人急死。劉淑敏還是沉得住氣，她下了決心說：「事在人為，活不好做，多下工夫，我倒要看看是在車還是在人！」打這以後，她就經常提前半點鐘進廠，在接班以前先在車前車後仔仔細細看一遍，看看頭接得齊不齊，有沒有空錠子，有多少該換的粗紗，清潔工作哪裏需要先做，哪裏可以後做……這一來，心裏有了底。接了班，她就按部就班地有次序地工作，特別認

真地執行郝建秀工作法，清潔工作做得又勤又好。不多幾天，她就^三把這不聽話的車制伏住了，皮鞭花一天天地減少，產量一天天地提高。過了幾個月，她就提高了看台能力，由看兩面升到兩面半了。

大家都誇獎劉淑敏，有人問她為什麼工作這麼好，又能堅決地服從調動？她回答得挺乾脆：「咱們工人階級是最大公無私的，可不能光考慮個人利益，什麼事都要把國家利益放在前頭。我一想到這一點，不論什麼困難，什麼問題就都解決了。」她停了停又說：「再說，工廠裏是有組織、有紀律的，要不遵守紀律，不服從調動，那生產怎麼能搞好，咱們國家的大建設又怎麼能搞好呢！」

「我保證今後做個好工人、好團員」

孫卓山、陸煥章

董連玉在小學裏念書時，就想自己畢業後，要當個技術工人，他想：「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，多棒！」去年小學畢業時，他就考進了國營天津電工北廠，被分配在模子組，學磨模子。開始時，他不明白磨模子是怎樣的一門技術，怕自己學不會，同時他也感到這玩藝兒很新鮮；所以學習時情緒特別高、也很虛心。再加上組裏的一個共產黨員趙裕光組長對學徒非常關心，小董只費了個把月的時間，就能在磨模機上，校正模子，並且還學會了磨模子外梢的技術。組長看他學習的很快，就和有經驗的工人輪流教給他有關的技術。不

久，小董便開始學磨拉鋼線的模子。這種模子的眼特別細，要用放大鏡才能看清磨得好不好，但小董又是很快地學會了，而且比別人磨得又快又好。別人每天八小時磨三十個模子，有時還完不成計劃，他八小時能磨到五十多個。

這一下，小組裏的同志們都談論開了：「你瞧小董進步得多快，別瞧人小，活可真幹得俐落！」他是個青年團員，所以團小組裏的同志都決心要向他看齊，並鼓勵他繼續努力，鑽研技術。可是打這以後，他覺得磨模子的技術都學會了，又看到別人磨模子沒有自己俐落，就覺得自己了不起了，並且漸漸感覺到整天磨這玩藝兒，沒有意思，也沒有「前途」。因此，經常一邊做活，一邊盤算着怎樣找機會去學別的技術，找個有「出

息」的路子；腦子裏老是這樣胡思亂想的，對工作就不安心起來。每天，一上班，就趕緊把五十個模子磨出來，剩下時間，就在車間溜來溜去，和人瞎扯，這樣不但他自己的產量再也提不高，並且也妨礙了別人的工作。同志們批評他不應該在工作時間裏這樣隨隨便便，影響生產；組長趙裕光也經常找他談話，告訴他應該認清工人階級的遠大前途，不要滿足於現狀，覺得自己在工作上有了一點進步，就心滿意足了，這樣不但不能鞏固已有的成績，還要限制了自己的進步；團裏開小組會，也討論教育小董建立自覺的勞動態度。但是，這些意見，小董都聽不下去，他嘴裏答應要改正缺點，心裏却想：「反正我能夠完成自己的計劃，並沒有耽誤過生產啊！計劃完成了，你們就管不着我。」他還是滿心想着自己